

歷史與空間

肉袒與奧運

苗連貴

肉袒是雅稱，俗呼打赤膊，男人的專利，夏日的風情。

南方溽熱，舊時南方市井間巷，赤膊成風。讀中學時，暑期相約看望老師，老師正在家忙活，卻是赤膊之身，見了我們笑笑，叫我們也脫一脫。於是，師生皆赤膊，「斯文掃地」，坐在院裡，搖芭蕉扇，喝茶，談笑風生。

北方呢？其實早先北方人的赤膊之風毫不遜於南方。梁實秋當年在北平聽戲，入戲園子，「環顧四周，全是一扇一扇的『肉屏風』，不由得你隨着大家肉袒。前後左右都是肉，白暫的、黃澄澄的、黑黝黝的，置身其中如入肉林……戲一演便是四五個鐘頭，中間如果想要如廁，需要在肉林中擠出一條路，擠出之後那條路便翕然而闔，回來時需要重新另擠出一條路。」（《聽戲》）簡直恐怖！可見，肉袒地不分南北，人無論賢愚，天熱無君子，大家都赤膊。

肉袒，有時是一種情緒的張揚。張藝謀在拍《紅高粱》時，與莫言、姜文在野地裡合影，全都赤膊。從照片上看，張藝謀的體態不錯；莫言的一身肉則顯得有些富餘；姜文身材最受看，胸肌鼓凸，緊致，堅實，略有胸毛，平添了幾分野氣和剝悍，與他角色的氣質十分吻合；邊上還有鞏俐，與三位草莽英雄站在一起，對他們含笑而望。那時他們都年輕，尚未成名，赤膊，顯示出一種親密，一種愉悅，一種同甘共苦、躍躍欲試的朝氣。

古代聖賢愛赤膊，老、莊皆不喜着衣，名曰「道法自然」，認為肉袒和着衣，是生活的不同狀態，肉袒是本真，衣裳是人給自己的約束。人的一生，從第一聲啼哭到最後人們為你而哭，都是赤裸而來，又不帶任何一件外物而去，「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肉袒，是一種情歸自然的境界。

墨子的赤膊，則是捨不得穿，號為「節用」。上古洪荒，百姓缺衣少食，他的主張是現實的，為民生計。其實兩千多年後，民生依然艱難，窮人能吃饱肚皮就不錯了，衣裳能省就省了吧。我小時候，整個夏季，除了屁股前後見白，渾身曬得黝黑，卻也健康皮實。

古賢的肉袒，大都作半身之袒。魏晉時期的劉伶則是少有的大膽，全裸。他縱酒放談，脫衣裸形在屋中。客人來訪，見而責之。他毫不在乎，依舊光溜着身子，指天畫地，高談闊論。竹林七賢推崇「天人合一」。

對他的這種縱情、狂放不羈或曰玩世不恭，我們只好見怪不怪了。

像劉伶這種行徑的，在中國怕再找不出第二人。放眼海外，當今之世竟有與劉伶氣味相投者，這就是裸奔。

英國人馬克·羅伯茨堪稱「裸奔之王」，他在各種場合裸奔超過三百次，渾身上下無一寸遮飾，毫無赧色，他尤愛在體育場，趁比賽的空隙，萬目睽睽之下「露一手」。裸奔是一種掙脫、宣洩、不合常態，也是一種尋開心。羅伯茨說：生命太短暫了，這個世界又是如此嚴肅，有太多嚴肅的人，我們需要一點樂趣。裸奔博人一樂，實際上無傷大雅。

其實，在古希臘，裸體競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這是一項歷史悠久的運動傳統。《天體奧運：你所不知道的古代奧林匹克故事》說，開風氣之先的是希臘麥加拉城的賽跑運動員奧斯波斯，他認為脫了纏腰布可以跑得更快，他在公元前720年的奧運會短跑比賽中獲勝得以證明。所謂纏腰布，我想，那時生民未必有輕柔的布帛，不過是獸皮之類，纏裹在身，想必不會很舒適，脫掉當是快事，特別是在疾跑之中——裸奔有道理。

另一說：比賽中，奧斯波斯的纏腰布意外地脫落了，他不顧觀眾的哄笑，仍然堅持跑完了全程，並贏得了勝利。本來還在起哄的觀眾被他的精神所感動。而且他們突然發現，赤身裸體的奧斯波斯顯示出了肌肉的陽剛之美，那麼富有男性的魅力！人們為他鼓掌歡呼，為他的精神，為他的身體。不管哪種說法，此後，裸體的體育運動開始推行，目的是讓運動員充分展示自己健美的身材。希臘銅雕、擲鐵餅者、擲投槍者，雕塑中的經典，無不取材於裸體的運動員。

對完美身體的欣賞和崇拜是人類永恆的心理，至今不泯。里約奧運會上，中國游泳好手寧澤濤，他的體形、尤其是腹肌之美，令世人稱羨。報載，近日美國媒體（BuzzFeed）發表了美籍韓裔女星在社交平台上的兩張寧澤濤的照片，圖片中，寧澤濤身著泳褲，露出凸凹有致的腹肌，她並且寫道：「哇哦！寧澤濤！誰說亞洲男子就不性感？」而寧澤濤個人的社交平台上，女粉絲發嘍：「我摔倒了，要扶着你的腹肌才能起來啊！」因此，這家美國媒體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許多人都愛看寧澤濤不穿衣服的樣子。

現代人被觀念和規則所束縛，已不可能回到古希臘那個純真的童年時代了。一絲不掛並不好，着衣，畢竟是人類的文明。



中國游泳好手寧澤濤的體形、尤其是腹肌之美，令人稱羨。 中新社圖片

書若蜉蝣

葉輝

還魂奶茶

「港式奶茶」當然有其道理，話說英國戲劇家亞瑟·威格·比羅奈（Arthur Wing Pinero）就有此說法：「有茶的地方就有希望」（Where there's tea there's hope），此話如果套用於香港人，大概可改為「有奶茶的地方就有希望」，皆因不少港人的一日之計，往往始於一杯上佳的奶茶。

著作等身的美國小品女作家艾米爾·巴恩斯（Emilie Barnes）在《如果茶杯能說話》（If Teacups Could Talk）此本小書指出「備茶和侍茶的每一個動作都鼓勵對話」，皆因飲茶的時間已被儀式化了，充滿對話的可能，「即使是茶的本身，溫暖而舒適，總是煥發着放鬆的情緒，從而分享着信心。」此番話大概亦適用於「港式奶茶」，儘管茶與奶茶的喝法各有不同。

當一家食肆的老闆聲稱，他們的「奶茶」及「冰鎮奶茶」俱以全自動煲茶機去沖泡，那樣的感覺就不免有點驚愕了——在早已愛上「奶茶」的「老香港」心目中，品嚐一杯上好的「奶茶」（外加一個菠蘿油，或一件蛋撻，或一件西多士……）的滋味，就有如還魂丹；甚至常聽到資深的「奶茶」愛好者說，如果還沒有喝到一杯堪稱還魂的「奶茶」，就會心緒不寧，感到頭痛，惶惶不可終日，可見「咖啡或茶」並不是循例的餐餘飲品，倒是一種無可替代的生活習慣。

「港式奶茶」當然要有茶味，亦要有奶味，兩者俱可供「老香港」細味，而兩者的滋味倒是絕配，配合得宜，嗜奶茶之人一口喝了下去，那就讓原本心浮氣躁立刻原神歸位，此所謂還魂也。

近年茶餐廳紛紛推出「冰鎮奶茶」、「香檳奶茶」，其實這些都是「凍奶茶」的變種，所謂「凍奶茶」做法不外以下三種：從前製冰機尚未流行，只好將奶茶放入玻璃瓶，再放到冰箱中慢慢冷卻；目前大都在「奶茶」加入冰塊，最大的缺點是溶解的冰塊會將奶茶的味道講淡；近年食肆將已盛有奶茶的茶杯放入一個有冰水及冰塊的容器中，奶茶於是就可以保持冰凍，亦不影響茶的濃度，此法就稱為「冰鎮」了。

然而，「奶茶」從「冰鎮」到「紙盒包裝」（或罐裝），已然漸漸失去原來堪觀賞的價值了，那就是將「撞茶」、「拉茶」及「燻茶」等傳統文化工藝等「儀式」日益淡化了，如此這般的「奶茶」，還能否稱得上「非物質文化遺產」嗎？反正教人不免心懷懷疑——沒法子，當一切已日漸變成「即食文化」的一部分，便捷倒是便捷了，那就只好忍受事物的日漸「失真」了。

其實「奶茶」除了文化價值，更有醫療價值，據2008年的《美國流行病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指出，一項從1993年至1998年間在新加坡持續舉行的調查研究，受訪者年齡介乎45歲至74歲，平日以閩語或粵語為主的華人，當中85%有喝茶習慣；而沖「港式奶茶」所用的黑茶，據聞可降低帕金遜病（Parkinson Disease）風險達70%云云。

文藝天地

趙素仲作品——

詩情畫意

詩畫禪心（三十五）

唐代高僧龍牙居遁

綠時一木 水人生食 青若無草 山間念衣 是我居復 家何處心 處無似 涯月

唐代高僧龍牙居遁詩 素仲配畫 甲午夏日



龍牙居遁（生卒不詳）。高僧居遁寫下許多禪詩，「一生無念復無涯」高僧沒有為自己訂下什麼目標，但卻是「木食草衣心似月」般清明。另有一首「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真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說出學道多年毫無頭緒，恍如學畫「龍」一樣，由於未看過龍的真容，畫來畫去都不知像不像，都是枉下功夫而已。可見，「紙上談兵」或者「口頭禪」皆非學道之路，正確方法只有用功。

啟悟隨筆

有些人為自己的人生訂下許多目標，或者夢想。例如：環遊世界，何時賺得第一桶金，怎樣能出人頭地，然後叫自己向着目標前進。我卻以為，人生無須訂下什麼偉大的目標，出發點和方向才是最重要，如果出發點不正確，方向也是錯的，那麼，目標有什麼用呢？何時賺得第一桶金這就是錯誤的方向和出發點了。如把握每一天，認真做好每一件事才是人生目標。

豆棚閒話

享受體育

舒蠹

小姑娘傅園慧，芳齡二十周歲，一夜之間火遍了全世界。

前幾天，小傅姑娘隨團參加奧運會，一不小心成為體育頻道的「頭條女郎」。眼下，關於她的段子層出不窮，其氣勢儼然超過了當年的「春哥」和「鳳姐」。需要說明的是，後面兩位亦曾粉絲眾多，網上有云：「信春哥，得永生；信鳳姐，得自信。」——眼下，小傅姑娘的微博粉絲蹭蹭地往上漲，誰也估不準將來這姑娘的前途會有多麼光明。

環顧四周，皆是齊刷刷一片叫好和讚歎的聲音。這個姑娘的魔力究竟何在？

我想，這是個應該細心研究和推敲的問題。小傅姑娘的走红，實在是因為其兼具了「表情帝」和「段子手」的本事，骨子裡更像一個哲學家。比賽得了個銅牌，面對記者，小姑娘侃侃而談：「啊？第三？我不知道啊，那我覺得還是不錯的。這樣的話，我還是想對之前絕望中掙扎的自己說，你以前的堅持和努力並沒有白費。我已經超越了自己，我現在腿都快抽筋了。」——沒有咬牙切齒的誓言，沒有所謂悔恨的淚水，傅園慧有的只是真實。

面對媒體的關切，小傅姑娘實話實說：「鬼才知道我過去三個月經歷了什麼，有時候真的以為自己要死了。那種感覺，生不如死。」不僅實話實說，她還有點「不思進取」：「我已經很滿意了，我對半決賽的成績非常滿意。」

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如果到農村去，沒準會被當成一個口無遮攔的「傻大姐」；如果是在作風嚴謹的某

些單位，沒準會成爲一個「笑料」。

小傅姑娘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快樂。只是，人家並非「缺心眼」，這所有的一切都發自於內心。她的幽默，她的表情和段子，瞬間消解了硬邦邦的緊張氣氛，讓「有限娛樂」和「無限嚴肅」的競技比賽變得輕鬆、愉快。她的真實、活力讓幾乎所有人開懷大笑。這個年方二十的女子，對體育和生活所表現出的熱情，令人讚歎。

金牌是重要的，成績也是重要的。但，我們生活的核心，首先還是要快樂。

談到幽默，老舍先生曾作如是論：「一個會笑，而且能笑自己的人，決不會為件小事而急躁懷恨。……褊狹自私，是『四海兄弟』這個理想的大障礙；幽默專治此病。」

老舍的話，一語道破天機。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喜歡風趣幽默的人。主要原因在於，這種人心胸相對開闊，容易相處。

小傅姑娘顯然有此天質。她所帶來的一路笑聲，讓我們輕鬆地度過這個酷暑。但我想，她的價值顯然並不止於此。

傅園慧是一個熱愛體育的人，她是真的在「享受」自己的事業。在競技場上，她付出，她快樂。她的存在提醒我們，和觀影、美食、閱讀、旅行一樣，除了排名，體育更是用來「享受」的。一味追求排名，生怕說錯了話、表錯了態，這種「乖」和「懂事」，反而偏離了真正的體育精神。

傅園慧留給我們的啟示，顯然還有更多。

生活點滴

羅大佳

父親的《兵役證》

父親沒有當過兵，走後卻留下一本《兵役證》。

《兵役證》六七厘米長，四五厘米寬，扉面用紅布裝幀，印着「兵役證」三個金字。雖然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由於保管妥當，內頁紙張完好如初，文字圖章非常清晰。

《兵役證》裡面除了印着一個大大的五角星，用繁體字豎排印着「預備役軍士和兵證明書」外，還填寫着父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在地址及證件的編號。更為珍貴的是，上面還有時任國防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彭德懷的簽名和國防部印章。《兵役證》的落款時間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填發機關為洪雅縣兵役局。

父親出生於1927年農曆9月。童年喪父，少年喪母，一生艱辛。年輕時為謀生計，拜一民間端公藝人為師，隨着師父走南闖北，到處漂泊，掙的工錢不敢亂用一分，如數交給家裡做補貼。父親和母親結婚得遲，結婚時爺爺奶奶和大伯早已離世，二伯、三伯已和父親分家。母親是個獨女，因家貧12歲時就去給大戶人家當童養媳，後被拋棄離婚。與父親結婚時母親沒有嫌他家窮，只要了一句「以後要對我好」的承諾，就嫁了過去。據說結婚那天父親給母親拴的一個圍腰帶都是借的。婚後母親生了我們兄弟姐妹7人，艱難的歲月裡大姐被抱養出去，五哥夭折。但無論日子多難，他們共同面對，不吵不鬧，相濡以沫，成為村裡夫妻恩愛的傳奇。父親只讀了兩年半私塾，但在跟着師父走南闖北的日子裡不斷自學，積累知識和經驗，成為村裡少有的文化人。鄉里親鄰但凡婚嫁喪娶，紅白喜事，都會去找他推一推年，算一算八字，父親不提任何要求，有求必應，深得大家尊重。

新中國成立後，當地政府把父親他們的這些活動列為封建迷信予以取締禁止，父親二話不說，收刀解掛，專心務農。農業合作化他積極加入，農村信用社他帶頭入股，大煉鋼他捐出了家裡的鍋瓢鏟子，建立人民公社他積極參加生產勞動，由於老實本分，又是貧下中農出身，多次被大隊委員會評為

先進生產者，擔任生產隊保管員等職務。

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西方列強帝國對年輕的共和國虎視眈眈，退居到台灣寶島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也不時派出特務到沿海一帶騷擾。為加強國防，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55年7月審議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草案》，出台了義務兵與志願兵、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兵役制度，提出了積蓄和壯大後備力量，全民皆兵，保衛祖國，青壯年人人接受軍事訓練，人人學會使用普通武器的號召。那一年父親29歲，正值熱血青年，於是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參加預備役，接受大集訓，在參加生產和維持地方治安的同時，隨時準備響應祖國的徵召。熱愛新中國，擁護人民政府，成為父親那一代人神聖的光榮、義務和驕傲。

從我記事起，我只知道我們村叫共同村，可父親《兵役證》地址一欄，卻填寫着「博房村」。經調查，原來我們村解放前叫「西十二村」，歸中山鄉管轄，解放後改名為「博房村」，之所以改名博房村，源於村裡有座「博房廟」。1954年博房村劃歸新建立的中興鄉管轄，1956年農業合作化時併鄉併社，中興鄉合併給了紅星鄉。1958年10月全縣實行人民公社化，建立紅星人民公社時，「博房村」和「張孺村」合併，改名「共同大隊」，寓意大家齊心協力建設社會主義。1980年代初期，農村實行改革，落實土地責任制，撤銷人民公社，恢復鄉鎮政府，紅星人民公社變更為紅星鄉人民政府，共同大隊更名為「共同村」，後來幾經變革，仍用此名，一直沿襲至今。

父親的《兵役證》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它不僅展現了父親他們那一代人的時代風貌和生活環境，還詮釋了家鄉那段歷史的變遷。《兵役證》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網上圖片



浮城誌

星池

作孽

一名十六歲學生，獨坐豪宅，觀看電影，當不滿情節發展時，即隨手把用來看戲的平板電腦拋出窗外。門鈴響起，他坐下跳腳，表明不會開門。後來，他的母親亦做了相同動作，在椅上跳腳不開門，父親亦因心情轉瞬變差，毫不留情地倒掉手上那支十多萬元的紅酒。父母鬧離婚，二人時而細數往昔，時而為錢激烈談判，財迷心竅，卻沒顧及兒子感受，兒子孤寂的身影在後方徐徐掠過，把一切聽進耳內，心中盤算。結果，兒子決定為錢財而加入交涉，恍若計時炸彈一觸即發，令他走上一條不歸路。以上劇情，來自「香港話劇團」製作的戲劇《最後作孽》，近日觀賞了此重演劇目，一齣妙語如珠的喜劇，觀眾響起笑聲的背後，卻是一場身教的反面教材，兒子衣食無憂卻欠雙親關愛的悲劇。

《最後作孽》在首演時，曾獲第二十五屆「香港舞台劇獎」數項提名及獎項。是次重演，同樣特邀余安安參演，配上劇團演員凌文龍、高翰文及張紫琪，原班人馬上陣，往劇本挖得更深，呈現更細膩的演出。飾離經叛道兒子的凌文龍，演出信服，角

色立體，表現出色。余安安與高翰文演繹父母，氣質匹配，演繹到位。另，飾補習老師的張紫琪，平常大學生走進豪門世界，演來恰如其分。

其實，有否家財萬貫，假如家人不懂教育指導，以身作則，只會害了下一代。現今社會，這類小故事俯拾皆是，父親趕走患病的妻子，不負責任，大話連篇，如何要求子女方正不阿。祖母為人蠻橫，不理孫女的感受，又怎樣獲得他們真心尊重，孫女的心理又能否得到平衡。

《最後作孽》於劇末，兒子控訴自小如何被忽略，怎樣以父母提供的金錢來填補心靈，圓滿自己扭曲的價值觀及人格。他吸煙喝酒食大麻，甚至對補習老師意圖不軌，一直挑戰父母的底線，還是難以得到父母關愛。結局，他拿出手槍，一下槍聲好像是他最後的悲鳴，然後毅然服毒，繼續作奸犯科，毀了一生，無法回頭。

劇中一家姓薛，其實，是否姓「薛」，倘若父母不曉身教，將心比己地用心教導其「子」，將來一樣會「作孽」。